

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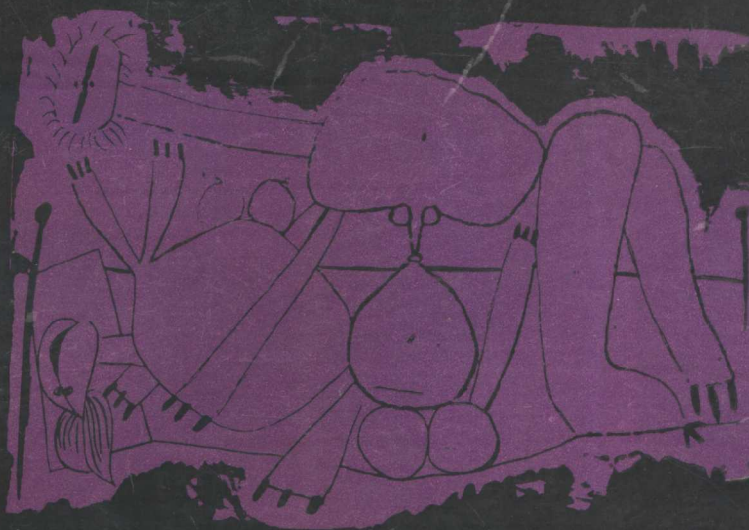
意

识

直觉·

信仰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冒从虎 冒乃健 编

MA KE SI ZHU YI HE DANG DAI XIAN SHI CONG SHU

马克思主义和

当代现实丛书

潜 意 识

直 觉 · 信 仰

当代中国学者论非理性成份

冒从虎 冒乃健 编

《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丛书

特邀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邢贲思 宋 涛 陶大镛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卫兴华 王 于 王 东 王锐生

何君康 胡代光 项启源 赵家祥

黄达强 蔡声宁 魏 埏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许爱仙 张 驰 李保平 何瑞桐

潜 意 识 · 直 觉 · 信 仰

冒从虎 冒乃健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4.375 印张 357,000 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4.30 元

ISBN 7-202-00250-7/B·27

在丛书林立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这套学术理论丛书力求以对当代现实问题的严谨探索为特色。

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和科学的前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中国和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一方面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

编者 前言

编者 前言

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时要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只有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和结论,而不是用僵化观念来裁判生活,马克思主义才能随着生活前进并指导生活前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研究当代现实,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出发,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新时期我国理论工作者的重心所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丛书将为此尽力。

她将着意寻求那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文化学等领域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从理论上提出问题、解答问题的作品。

她将着意寻求那些深入研究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变化，视野开阔，勇于突破，富有启发性的作品。

她也将寻求那些材料充分，以理服人地评析当代西方各种有影响的理论思潮，具有独到见解的作品。

她还将外国学者（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问题的佳作纳入自己的视野，为我国理论工作者了解、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提供便利。

她注重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力求语言清新，文字洗炼，材料扎实，观点鲜明。

马克思曾经把科学的入口处比作地狱的入口处，以此提醒科学工作者的探索勇气。自古及今，充满探索勇气的作品无不使人耳目一新，活跃人的思路，启迪人的智慧。理论研究中的见仁见智和自由争论，是走向真理的必由之路。我们的丛书，并不是要叙述什么绝对正确的东西，而只是反映对真理的探索和追寻。倘使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理论工作者研究当代现实问题的水平，我们将十分满足。

丛书的组稿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热切希望能得到更多学者的帮助。对于所赐书稿，我们将不计作者名声之大小，年龄之老中青，一律视选题和书稿质量决定取舍。

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能奉献给读者有益的思想，衷心希望这些凝聚着作者辛勤探索心血的著作，能因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着现时代而具有长久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丛书编委会

1987年6月20日

序

我们选编本书的目的是，检阅近年来我国学者研究主体结构中非理性成份的成果^{*}，以推进对非理性成份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

近年来，在我国掀起的对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成份的研究是中国当代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本质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召唤。

有的人说，唯有人才有理性，因而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有的人说，唯有有人有意志、信仰、情感、直觉、灵感，因而人是一个非理性的存在者。这话也不无道理。

看来，把人看作既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又是一个非理性的存在者，是以理性为主导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体，似乎就更有道理。如果说是劳动创造了人，那么劳动就不仅创造了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而且创造了直觉、情感、信仰、意志等非理性成份。显然，一个活生生的人就不仅是一个有理智、能思考的人，

• 我们把与概念、判断和推理等理性思维形式不同的潜意识、直觉、情感、信仰和意志等等，称之为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成份。与此相应的，我们把论述潜意识、直觉、情感、信仰和意志等的论著，看作是对主体结构中非理性成份研究的成果，且不管这些论著的作者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是否赞同这一点。

而且是一个有情感、有信仰、有意志，并能在一定条件下迸发出奇妙的灵感的人。

既然如此，我们研究主体的结构就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研究主体的理性成份，而且应当研究主体的非理性成份，研究各个非理性成份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非理性成份在人们处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撇开非理性成份的研究，人们就不可能在理论上全面地正确理解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就不可能在实践中全面地正确地处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所谓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处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似乎应当包含这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正确地认识和改造客体，以满足主体的需要；一是在认识和改造客体的过程中主体自身的建设，即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两个方面，理性成份无疑占居主导地位，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但是非理性成份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情绪、信仰、意志等等对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很难设想一个缺乏热情、没有坚定信仰、意志薄弱的人能积极地去追求真理，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也很难设想，一个没有高尚情趣，没有坚定信仰、没有坚强意志的人，会是一个人们所追求的全面发展的人。片面地夸大非理性成份的作用是错误的，但是，忽略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成份，人们就不可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处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影响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主体的研究恰恰忽略了非理性成份这个方面。应当肯定，我们对主体结构中的理性成份的研究是很有成绩的，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在我们注重主体结构中理性成份的研究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成份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欠缺。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从认识方面说至少有这

么一点，即把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成份和非理性主义哲学混为一谈，认为直觉、信仰、意志等等只是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事，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进一层，研究非理性成份就是搞非理性主义，而搞非理性主义当然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模糊观念的支配下，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成份竟成了人们不能问津的禁区。

近年来，西方非理性主义的传入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了某些混乱，但也促成了人们对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成份的关注。毫无疑问，西方非理性主义是一股唯心主义哲学思潮，从总体上看，非理性主义的哲学观点是错误的，有的甚至是很荒唐的，其社会效果往往是消极的，有的甚至是反动的。某些非理性主义，如存在主义，在目前西方世界也并不是那么时髦了。但是，为什么这样一股哲学思潮却能在长期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中国这块土地上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给一部分青年带来了很大的精神震动，以致先后出现了所谓“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和“尼采热”的现象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对于近年来接连出现的非理性主义热的现象，有各种解释，有的人把它归结为年轻人的好奇心，有的人把它归结为非理性主义哲学本身的魅力，有的人则惊呼发生了“信仰危机”。我们的看法有所不同。在我们看来，近年来接连出现的非理性主义热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既不是什么好奇心，也并非是非理性主义哲学本身的魅力，而在于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变化引起的人们精神生活上新的追求。那种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优柔寡断、疲沓拖拉等等平庸萎靡的精神状态，人们普遍地厌倦了。人们欣赏和追求的则是一种坚定、果断、奋进、升腾、超越、创造的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人们的主体意识觉醒了，主体的能动的、创造的本质得到肯定。恰逢其时，西方非理性主义传入了。人们的新的精神追求的意向同非理性主义哲学发生了碰撞。非理性主义

哲学似乎给人们展现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意志的力量是那么强大，潜意识是那么深邃，直觉、灵感是那么神奇，……人们的新的精神追求似乎在非理性主义哲学中得到了升华和满足。

非理性主义哲学之所以能赢得人们的共鸣，当然也有它的内在根据，即对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成份的重视和研究。研究非理性主义哲学必须注意两点。首先，必须把非理性主义哲学同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成份区别开来。非理性成份是主体结构中同理性成份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一个成份。在主体结构中，理性成份占居主导地位，具有能动和创造的功能；非理性成份处于从属地位，但较之理性成份更富于能动性和创造性。和非理性成份不同，非理性主义是关于非理性成份的一种哲学观点，其特点是贬抑或否定理性思维的作用，专注于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成份的研究，并把非理性成份绝对化、客观化甚至神化。比如，直觉主义者极力贬抑或否定理性思维，把直觉这一富于创造性的非理性成份的地位和作用绝对化，把它看成是把握事物的本质的唯一可靠的能力或方法。意志主义者把意志这个富于能动性的非理性成份，绝对化为能够决定一切的东西，甚至客观化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信仰主义者则把信仰这一非理性成份神化为上帝的启示。这就是说，必须把非理性成份和关于非理性成份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观点区分开来，把意志和意志主义、直觉和直觉主义、信仰和信仰主义等等区别开来。其次，还必须把非理性主义把非理性成份绝对化的哲学观点，同非理性主义对非理性成份研究中包含的某些合理因素加以区别。我们看到，非理性主义哲学从总体上是错误的，但不能把非理性主义简单地斥之为一派胡言。事实上，非理性主义哲学对非理性成份的具体研究中，确实包含了某些合理的科学的因素。比如，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的泛性主义是错误的，但是，弗洛伊德对潜意识所做的某些具体的深入的分析已被现代心理学所肯定，并在精神病的治疗实践中被证明

是正确的。应该看到，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方面，它深深植根于西方现代社会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的状况；另一方面，在主体结构中也有它赖以存在的根据。我们认为，非理性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中得到共鸣，主要在于它对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成份的重视和研究，特别是它在对非理性成份的研究中所包含的某些合理成份。

近年来，接连出现的非理性主义热，的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非常严峻的挑战。为什么人们绕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到非理性主义哲学中寻找精神食粮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我们认为，从理论方面说，一个内在原因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忽视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成份的研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又必须首先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对待非理性成份的问题，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不应当、有没有必要研究非理性成份？

认为非理性成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无关的观点，应当说有其历史的理由。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近代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自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日起，它就受到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挑战。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斗争一直不断，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停息。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非理性主义的时候，着重揭露了非理性主义贬低或否定理性，把非理性成份绝对化的谬误，以及非理性主义的消极的和反动的社会效果。但是，在批判过程中，如何全面系统地阐发关于非理性成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就显得很不够了。在目前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没有关于非理性成份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一点，就明显地反映了这个历史过程的特点。对于这种历史情况，人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过去没有正面系统研究非理性成份为理由，来否定今天对非

理性成份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开拓新领域，研究新课题。

近年来，我国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以及文艺理论家勇敢地面对时代的挑战，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利用现代科学成果，开垦非理性成份这块处女地。这对于满足当代人们的新的精神追求，从根本上克服非理性主义，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结构的学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非理性成份的研究，是富有时代气息和时代特色的。

首先，我们看到在近年来的非理性成份的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能比较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个正确的研究方面。

对于近年来的非理性成份的研究有各种议论，有的说研究潜意识、直觉、意志是跟在西方非理性主义屁股后面走，有的说研究非理性成份是趁热闹、赶时髦。有没有人借研究非理性成份鼓吹宣扬非理性主义？有没有人赶浪头追时髦？这样的人肯定是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过，就我们所接触的材料来看，我们敢说，在非理性成份的研究中，绝大多数人是在做艰苦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态度是严肃的，表现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应当说，在非理性成份的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很不容易的。首先，非理性成份一直是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世袭领地，在非理性成份上始终笼罩着一层厚厚的神秘的迷雾，使非理性成份成了似乎不可捉摸、无法理解的东西。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非理性成份还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经典作家们对非理性成份的直接论述不多，没有留给我们关于非理性成份的系统

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可是，在非理性成份问题上，多年来倒形成了不少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严重地束缚住了人们的头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没有深厚的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功底，就不可能冲决教条主义的网罗，不可能揭破非理性主义的迷雾，也不可能对非理性成份的本质和规律做出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就我们所接触到的论著来看，绝大多数作者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坚定的，方向是明确的。

在非理性成份研究中，人们着重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辩证方法的指导作用。人们从实践观点出发，唯物地阐明了非理性成份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剥除了非理性主义涂在非理性成份上的种种神秘色彩。人们力图运用辩证的观点理解主体结构，把主体结构做为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加以考察，深入揭示各个非理性成份之间，非理性成份和理性成份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克服非理性主义哲学把某一非理性成份片面化、绝对化的错误倾向。从我们选编的有关论著可以看出，作者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

曾经有人担心，研究非理性成份有陷入非理性主义的危险，或者会把人们引向非理性主义。这种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确实有人走过这样的弯路。不过，近年来非理性成份研究的实践证明，这种顾虑应该消除了。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陷入非理性主义，反而更有助于从根本上克服非理性主义，不仅不会把人们引向非理性主义，反而更有助于把人们引向马克思主义。

近年来，我国非理性成份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多学科的合作。非理性成份研究涉及到哲学、心理学，也和教育学、伦理学、科学方法论以及文艺理论等学科密切相关。从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来，既有哲学、心理学的论著，教育学、文艺理论以

及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论著的数量也相当多。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去探索非理性成份的不同侧面，不仅大大丰富了研究内容，开阔了思路，而且有助于全面地把握非理性成份的本质和规律，并使理论研究的成果更快地付诸实际运用。拿情感来说，心理学家着重研究情感的心理基础，文艺理论家着重探讨情感在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育学家着重探讨儿童和青少年情感教育的规律，哲学家则着重探讨情感在人们处理主体和客体关系中的意义，如此等等。显然，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不过，我们也看到，在近年来非理性成份研究中出现的这种多学科的合作，是自发地形成的，因而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显得目标分散，力量不集中，泛泛议论较多。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自发的多学科协作会逐步过渡到围绕某些重大课题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多学科协作。

近年来我国非理性成份的研究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富于创新精神。人们一起奔赴新大陆，大家同时起步，谁也没有资格定调子，谁也没有资格做结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艰苦的劳动和自由平等的讨论。在这里，重弹老调没有市场，靠引经据典过不了日子，出路只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汲取现代科学成果，去分析新现象、新材料，引出新结论。这里恰似一片新大陆，有志者都可以在这里栽上一株奇花，种上一棵异草。仅从我们编这本书的论著范围看，其中新材料、新视角、新思路、新方法、新名词、新规定、新观点、新提法等等比比皆是，简直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当然，带“新”字号的东西并非都是科学的东西，华而不实者有之，新瓶装旧酒者有之，借倒手新名词卖弄自己吓唬别人者亦有之。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还必须提倡创新精神，因为创新总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

三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非理性成份的研究是很有成绩的。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我国学者出版有关非理性成份研究的专著10多部，译著10多种，发表专题论文近200篇，成果数量相当可观。在对非理性成份进行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我国学者在学术观点上也有不少突破和建树。

近年来，我国学者突破教条主义框框，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非理性成份的必要性和意义，为对非理性成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大约在1980年前后，人们开始从心理学、教育学和文艺创作等不同角度对情感、意志、灵感等分别进行探讨。1983年2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名为《应当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文章。该文从教育学角度提出了“非智力因素”这个概念。指出在发展学生的智力因素的同时，应当重视情感、意志和性格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1983年10月，《南开学报》发表《应当注意对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成份的研究》一文。文章作者从哲学角度把潜意识、情感、直觉、意志、信仰等等进一步概括为“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成份”这一概念。文章作者指出，人们以往重视主体结构中的理性成份的研究是对的，但是忽略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成份的研究则是一个欠缺。必须把非理性成份和非理性主义加以区别，前者是主体结构中的一个实际存在的成份，后者则是一种把主体结构中非理性成份的作用绝对化的哲学观点。不能因为反对非理性主义哲学就忽略对非理性成份的研究。只有注意对非理性成份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用辩证唯物论占领非理性成份这块阵地，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克服非理性主义，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学说。在最近一两年发表论著中，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非理性成份

研究的意义作了更为深入的理论阐述，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非理性成份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乱扣帽子的简单化做法少见了，代之以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把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看做是反映西方社会生活的一面折射镜。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发展和现代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非理性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的揭露往往是很深刻的，尽管它的结论和态度是消极的。二是把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看做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一种特殊思维形式，看做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非理性主义不是科学的哲学，但也并非是一派胡言，它对主体结构中理性成份和非理性成份之间的矛盾的揭露，对非理性成份所做的研究既有失也有得。因此，对于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应当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它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西方社会，而且有助于哲学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各个非理性成份的研究也有不少新的建树。从近年来发表的论著来看，人们的兴趣和注意主要集中在潜意识、情感和直觉三种非理性成份上。

“潜意识”这个词是和弗洛伊德这个名字分不开的。正是这位人类心灵奥秘的伟大探索者首先开发了人类精神最隐蔽的角落——潜意识，同时也正是他把潜意识弄得神秘莫测，成了现代哲学、心理学长期争论不休的对象。

在人类精神生活中，除了自觉意识或显意识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一个潜意识领域？能否象弗洛伊德那样，把潜意识看做是意识的基础、泉源和动力？能否象弗洛伊德那样，把潜意识归结为性本能冲动？对于这类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潜意识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中的泛性主义是错误的。但潜意识本身乃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事实，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人们从多方面论述了研究潜意识的意义，探讨了潜意识的本质、根据、潜意识和显意识的关系，以及潜意识的作用等问题。潜意识有其生理和心理的根据，而社会实践则是它的重要根源。潜意识和显意识并非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世界，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们还探索了潜意识的作用，指出潜意识是人们认识客观现实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形式，也是促使人们有效地进行学习、治疗疾病和创造性工作的一种能力。这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揭去了多年来蒙在潜意识上的神秘面纱，为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

在近年来的非理性成份的研究中，直觉、灵感恐怕是最热门的话题了，关心者、议论者之众，论著之多，争议之热烈，都是少有的。这应该看做是当代人们崇尚“创新”这种新的精神追求在学术研究上的反映。

近年来，人们着重探讨了直觉、灵感的本质、特征、作用以及直觉、灵感迸发的根据和条件。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富有启发性。在这些问题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恐怕是灵感的迸发的根据和条件问题。灵感最根本的特征是创新，而人们都想创新，都希望灵感能经常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但是，灵感不是敞开供应的商品，想要就能随时得手，它的迸发是有一定的根据和条件的。根据近年来的研究，要想灵感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至少必须满足下列几条：一定的直觉能力，丰富的感性经验的积累，深厚的、坚实的理论基础，长期的深入的理性思考，对问题的浓烈的兴趣，适宜的环境和情绪，以及偶然事件的触发等等。由此看来，把灵感看做是无规律可循的神秘莫测的东西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认为可以无需经过艰苦的努力，灵感就能垂手而得的想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情感问题也是近年来非理性成份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关论著甚多。除了对情感的本质、分类以及发展规律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之外，学者们还着重研究了情感与认识、文艺创作以及人生价值的关系。人的认识能够制约情感，而情感又能够影响认识，对认识的发展具有激化、选择和内控作用。情感与文艺创作关系甚为密切，不少文艺理论家认为，情感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不仅如此，情感还是人的生存价值的目标，是衡量人的全面发展的标准之一，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必定是一个具有丰富的、高尚的情趣的人。

显然，我们对近年来非理性成份的研究所做的上述简单概括，是不很全面和充分的。但是，仅就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成绩是很显著的。我们认为，狂妄自大是不对的，但也要学会尊重自己，尊重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

当然，也应当看到，我们对非理性成份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我们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抑或在深度上还是很不够的。首先，在研究方法上还不成熟，多数人在研究中采取的还是一般的经验描述方法。显然，单纯采取这种方法是不足以解决非理性成份的复杂问题的。其次，我们目前的研究大体上还处于搜集材料、分析材料，对非理性成份的各个方面进行分别考察的阶段。因此，尽管人们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但不可能提出关于非理性成份的系统的学说，尚未形成具有系统理论观点的学术流派。再次，近几年的非理性成份研究显得很不平衡。关于情感、潜意识、直觉、灵感的论著发表较多，有关意志、信仰的论著则很少，至于习惯、兴趣、希望以及情欲等非理性成份则几乎没有论著论及。此外，近年来，在我们的研究中在汲取现代西方哲学、科学成果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还是显得不够。我们相信，这些问题都会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逐步得到解决。